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六

四十

仁12
474
40



東坡學

傳

仁12
474
40

四書脈曰宜若可為是陳代
解志意困勉錄曰麟士謂
周制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
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
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
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是故十
尺曰丈而又有八尺曰尋之
說今小尺當管尺八寸者亦
舊制相洽非妄起矣說見禮
書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道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直伸也八尺曰

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

者小所伸者大也

南軒張氏曰謂屈已事小王霸為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

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附蒙引不見諸侯宜

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此只是枉尺直尋道理。又引志曰云云者。明其從來有此說話而諷其為之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

皮冠

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元首也志士固窮

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

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

困勉錄曰此節言義不當如是且夫枉尺以下則言代言利之非不可以齊景公節為應首節不見諸侯五句且夫枉尺以下為應枉尺直尋之言蓋不見諸侯五句內已有枉尺直尋之意註須善看○份按陳代以不見諸侯為枉尺以伯王可致為直尋朱子豈不知不見諸侯五句內即有枉尺直尋之意哉但以為此節是就其一見諸侯之言而折之下三節是就其枉尺直尋之言而折之故如此分析耳

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

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

是掌

告之以

不可往見之意

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

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蒙引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言是操了能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問虞人是志士乎是勇士乎抑兼得志士勇士乎曰若貶斥而死則為志士矣若被刑而死則為勇士矣虞人奚擇焉

梁無知曰此節提出一利字
○翼註曰枉尋直尺如大壞
名節而小就功名之意亦可
為與還是不義而不可為非
不利而不可為也戊戌墨卷
多是就得不償失并違其計
利之初心說惟程文得之
困勉錄曰陳新安謂見諸侯
本非小節極是然孟子此處
亦姑未辨此意只是言義之
不可少屈利之不可或徇至
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又
曰大全朱子援天下一條當
屬自文且子過矣之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
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
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和靖尹氏曰有
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朱
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
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
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
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
且在理上求之○慶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
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
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

以極其流而言之附蒙引甚言其不可者蓋枉尺而
直尋已不免於喪已而為不可乃至於枉尋直尺所
喪愈多所得愈少乃不復計較廉恥而為之甚不可
也孟子非是以枉尺直尋為可至於枉尋直尺乃不
可為也○此便見得枉尺直尋之言不是正當話然
猶是做有直尋之利說至末段則又破去了利字謂
決無枉尺而能直尋之理皆是
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彊而
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
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
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於兩反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

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扶又反之再乘也疆而後

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

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

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詩小

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

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朱子曰詭遇是做

是做人不敢做底○雙峯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

四書脈曰比而得二句是推其羞與為此之心若丘陵暗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

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遇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得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附存疑以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來看凡田獵是前面驅禽來我馳車迎而射之馳車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顧盼左右迎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之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舍馳車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也饒氏說亦儘明白蒙引不知何為未曉○蒙引謂王良簡子語之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兩句要相連說重在下句看大註而字可見且獨曰今嬖奚不能也尤可見下句重請辭亦王良之言言非孟子記述之言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

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

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附蒙引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弗為也當以連屬上條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當更提頭而自為一條○言汝謂一屈已便可致王伯不知道不行於已而欲行於人無是理也尚何王伯之望哉故曰直已守道所以濟時乃知孟子堅執不見諸侯之義者固非自為貴重也為是故耳○或曰居今之世出處

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

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

指枉尺直尋○賽合註曰大則以王卜則以伯丘陵禽獸耳又焉用之○徐徹曰枉已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已即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况枉已必不能直人其不當言益明矣○翼註曰直尋之直伸也直人之直正也二字不同意實相因直人應王伯說如伊尹伐夏救民以正天下正是直人處人字兼得君民然渾然為得○困勉錄曰不見諸侯非小節此不但在利害上方有此意但上文孟子未暇及此意至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耳說約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

哉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何哉何也達說云總是說如何其可也困勉錄曰圈外註言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此亦是就淺一層說

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

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

行哉慶源輔氏曰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正義也仁義並行而不悖所以為聖賢○新安陳氏曰揚

雄謂孔子見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當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竊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枉已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為所屈者小也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乎戒枉尋直尺而徇利過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十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附

四書釋地續曰公孫衍張儀皆魏人。出史記本傳蓋衍陰晉人。陰晉今華陰縣秦本紀惠文王六年已丑魏納陰晉。我更名曰寧秦。漢地理志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戊子更名寧秦。雖紀年小異要當衍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音稅諸侯使

懼安居而天下熄

生長時尚屬魏故為魏陰晉人。至儀則魏之支庶見呂氏春秋故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因勉錄曰新安謂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衡者。然按史記犀首常佩五國之相即為從長。則固不必專主連衡說也。

困勉錄曰蒙引謂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引禮全在女子之嫁云云夾帶此一句按此說固似是然孟子說丈夫一段正見丈夫且不為何論丈夫也非全不重也又曰翼註謂以順為正二句但就女子說下補儀衍乃蒙引則云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看本文及書註此二句似乎孟

相攻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兵猶火故也蒙引通鑑所謂犀首者即衍也犀首魏官名衍嘗為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

此二句皆是禮言。按家引太拘禮文雖或有之。然此二句只作孟子自言為存疑得之淺說。從蒙引不是。○賽合註曰。禮在無違夫子止。末二句還是孟子言。

四書家訓曰。儀衍所持在權勢。孟子所持在道德。主持自我。○困勉錄曰。廣居三句。猶二尊德樂義與儀衍之特權。勢相及得志五句。猶云則可以賢賢矣。與儀衍之俯仰從入相反。內揭出三箇大關頭。

來說。又曰。大全辨芭山張氏。苦苦說廣居正位大道不可分配。仁義禮敢於背朱子可笑。○翼註曰。大道字是路字。下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三者言。○四書脉曰。與民由之。難說是必與斯民共居。廣居。共立正位。共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即是與民由之之意。

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雙峯饒氏曰。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丈夫且不可為。况大丈夫乎。存疑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兩句正是孟子之言。說了方以集註貼之云。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安得為大丈夫哉。○蒙引。不是阿諛苟容。如何能竊取權勢。使得諸侯懼。懼是他國諸侯懼也。本國諸侯。他却着阿諛苟容始得。又曰。阿依也。諛諂也。阿諛所以苟容者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朱子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二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為上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三句。雖平說。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以從可。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由謂與民共由此知矣。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禮。淫蕩其三者。即此。

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趙氏曰富貴則求得欲從故易至蕩其心

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隕樓震懼故多挫攝其志氣

何叔京名

昭武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

反部

天下不復

反扶

見

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

以念反

可

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

耳何足道哉

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曾次浩然如濯江漢

而暴秋陽也○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

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

份按以神其說神字乃伸字之訛

份按註云蕩其心也云云則南軒所謂不能淫此廣居正位大道之說非是

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行儀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夫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公孫衍張儀持合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捍闔搖撼而遂以為大丈夫其說固為陋矣而孟子以衍與儀比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以彌違為義不當徇其欲也衍與儀不知正救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為以神其說此何以異於妾婦之道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己也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移此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雲峯胡氏曰當時但見姦巧之人氣焰可畏豈知聖賢剛大浩然之氣哉通考朱氏公遷曰中庸故君子和不流至章末與此一節言節操通以立身之道言之亦曰平居自守之節餘如孟子論柳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君子大丈夫是學問之功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質之美未必義理之純全也附淺說所謂大丈夫者知有理而不知有勢恃在己而不恃在人存心以仁而居天下之廣居持身以禮而立天下之正位制事以義而行天下之大道所性既全無往不善得志則與民共由其道不得志則獨行其道遇富貴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富貴而富貴不能淫遇貧賤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貧賤而貧賤不能移遇威武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威武而威武不能屈高明與游而超然於塵埃之外從容自得而浩然於天地之間此之謂大丈夫○蒙引廣居曰天下之廣居正位曰天下之正位大道曰天下之大道天下字不閑蓋皆是一等的直到至極處○此只言仁禮義不及知者知則知

四書脉曰此性萬善包羅四端咸備胞與民物覆載八荒何廣也○份按四書脉兼心之德愛之理講廣居存疑只主愛之理言愚謂存疑所云似亦有理然終當以兼說為長

此三者弗去是也○存疑居如人之居宅孟子嘗曰仁人之安宅此又曰天下廣居者自其安固不危言則曰安宅自其寬大有容言則曰廣居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安宅從心之德言也故曰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之安無入欲陷溺之危曰廣居從愛之理言也故曰殺一無罪非仁也居惡在仁是也○仁者愛之理近而親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物皆此愛也何廣如之此人之所宜居故謂之廣居也居廣居看來只是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意也蓋充得此理盡便是能居廣居也○位是人身所立之處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可見禮是位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我欲行禮可禮認立正位禮是入道之紀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皆吾身所當立之位也○孟子嘗曰義人之正路此言天下之大道正言無邪曲也大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出入往來之所當由故謂之正路又謂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達則兼善天下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則獨善其身也。居仁立禮由義則道充於己在外者不能奪之。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便是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道理。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

弗得之意記曰皇皇焉如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

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雞摯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皮

四書家訓曰古之君子仕乎。齊豈不知蓋將欲以難仕諷孟子故先以在詩之耳。困勉錄曰徐徹云皇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讀是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按齊合註四書脈四書家訓皆云無君俱就先有位而後失位者說。合註曰出疆就是失位之初不可認做三月後事惟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所以出疆必載質庶不至於三月無君矣無君俱指先有位而後失位言見已仕失位尚且皇皇而弔則未仕者豈不為見用

圖也。○份按翼註云弔作自家憂戚之意愚謂下節不敢宴是自家憂戚則弔字固是他人之弔也

說統曰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

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先雞取其守時而動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上此聲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承反

份按禮書籍田公桑二條宜
採今補載之。禮書曰天子
為籍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
也。冕而朱紘。朱者正陽之色
也。諸侯為籍百畝於東郊。少
陽之位也。冕而青紘。青者少
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春秋
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國
語曰日月底於天廟。至於初
吉。先時五日告協風至。即齋
宮。三日乃行是也。其日則剛
日。曲禮曰外事用剛日。月令
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
社稷於內。享先農於外。詩曰
春籍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
夫農正陳籍禮是也。其禮則
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
稷太史誓師。饗人饗人膳夫
農正司徒太師贊事於外。周
禮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

種稷之種獻之於王。國語曰
太史告稷。司空除壇之類是
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
也。載必措於保介之御。問又
明勸農者也。王必三推。即所
謂一發也。三公五推。卿諸侯
九推。即所謂班三之也。王以
一人而發其土。三公三人。卿
九人。大夫二十七人。繼之則
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
言者人數也。庶人終於千畝。
甸師所帥之徒也。既事則王
飲太牢。班賞之。庶人終食。反
執爵於大寢。公卿諸侯大夫
皆御命曰勞酒。此春耕之終
事也。若夫夏耨秋穫。王又至
焉。國語所謂耨穫亦於藉是
也。後世月或用孟春日。或用
亥或用乙。耕或於東。或於東
南。或於近。或於遠。衣或以通

禮曰諸侯為籍秦音反百畝。冕而青紘音宏躬秉耒以耕。

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

記祭義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纓也。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音咨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齋盛。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籍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芋終之。齋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之。

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音反。

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音揮受之。繅三盆手。

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而服以祀。

先王先公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三宮。牛王后也。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奉為君服。與平聲。遂副禕而受之。副禕。王后之服。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以手振之。以出緒也。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王先公敬之至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紘以組為之。而屬兩端于武。所以固冠于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袞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

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音斧文章周禮冬官考工。而服以祀。

天冠青幘青衾或以爲耕或畫墀壇或祭先農或祭社祭或以太牢或以羊此歷代之禮所尚異也考之於禮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則群小祀也其禮主先嗇先農也王以玄冕祭之則耕藉之祭先農其服玄冕可知也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蓋其肆鄭氏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藉掌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畧同矣○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爲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所以謹於養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

人者禮記注謂審二王之後與○吳氏程曰副編髮爲之所以覆首爲飾禕與鞞同刻縉爲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也○趙氏惠曰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禕衣其一其色玄追司掌王后首服爲副夏后氏官名故以名冠冕之官副遺象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眉永反所以覆器者慶源輔氏曰此先王之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神不容以自安而人亦以爲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雙峯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爲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畢竟子爲士則祭以士子爲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且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

於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履以黃履車以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鄭氏曰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而留養者所卜夫人世婦也考之祭義諸侯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則后不常留養可知也及繭之成夫人副禕受之三盆手則后亦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使人蠶室者內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先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裸獻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致飲以至王耕籍后獻種王射

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蒙引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兩句只帶惟士無田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說夫人蠶繅而又兼祀先王先公者諸侯亦助祭於天子之廟故也○蠶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繅今云夫人蠶繅者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人治內事也○夫人副禕受之註云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袞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註謂審二王之後與愚按謂王后之服只循舊文而不察夫人亦有副也如衮冕一般天子有衮冕諸侯亦有衮冕但天子自有天子之衮冕王后自有王后之副禕制固必有等殺矣此處小註都欠主張○縹三盆手小註不甚明禮記註曰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抓出其緒故曰三盆手也方氏云夫人之縹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之於三推○縹繭繭爲絲也亦作縹○士無田不仕則不得公田所入是爲無田也○牲殺牲必特殺也不敢用見成牲肉也故曰牲

牲后春盛則后夫人之躬桑
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
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
韋者重繭之成也繭必三盆
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
王籍之三推也然後布於三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繭遂朱
綠之玄黃之以為祭服猶庶
人之終歎也
份安王之吉服九而祭服居
其六后之吉服六而祭服居
其三以婦人不與天地山川
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
異色后之服連衣裳而色同
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
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
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
偶故也所謂后之吉服六者
曰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
緣衣而禕衣揄狄闕狄者衣

服也禮書謂皆畫翟於衣此
之謂也翟也禕衣色玄從王
祭先王服也揄狄色青從王
祭先公服也闕狄色赤從王
祀群小祀服也鞠衣色黃服
之以贊者也展衣色白服之
以禮見王及賓客也緣衣色
黑服之以燕居及進御於王
也此六服皆素紗為裏也內
命婦三夫人之服鄭注玉藻
謂為揄狄注內司服則曰闕
狄二說不同九嬪蓋自鞠衣
而下世婦自展衣而下女御
則緣衣外命婦三公之妻鄭
注以為闕狄禮書謂為揄狄
未詳孰是孤之妻服同九嬪
卿大夫之妻服同世婦士之
妻服同女御若乃二王後之
夫人及魯夫人則禕衣也侯
伯之夫人則揄狄子男之夫

殺○輔氏解不敢以宴謂神不敢以自安者非也上
句不敢以祭是人下句承言亦不敢以宴乃可謂神
乎且神既不自安則人又當何如何不
就人言不敢自安愈為見其可弔耶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

哉為去聲 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

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

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 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形旬 反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

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

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

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

忘義也慶源輔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為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

人則闕也。崔氏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列國夫人及三公夫人。推數如命數。理或然也。其在列國之臣。蓋公有孤有卿大夫。有士其妻。亦分為三等。與外命婦同。而侯伯子男之國。無孤者。則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士妻。緣衣也。但天子之卿之妻。止展衣。而侯伯子男之卿之妻。及鞠衣。恐未必然也。三翟之首服。曰副。所以覆首。若後世步搖也。鞠衣。展衣之首服。曰編。列髮為之。若後世假紒也。緣衣之首服。曰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也。副。編。次之下。則以纒。纒為飾。纒。纒者。弁今時簪也。

而已。○士之仕。猶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至於為入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為士而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入君之招。屈己以徇利。枉道以事君。則為聖賢之學。皆賤之。直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伸身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未二句。與論語解。不仕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兩句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閒亦非不義。而仕故下一非字。孟子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下一不字。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當如此看。附存疑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霄發問之本意。故孟子答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此

奉字宜去。又趙氏惠一條。追司掌主后司字。乃師字之訛。呂晚村曰。急仕難仕。兩義相資。准其急仕。所以難仕。周霄不解此意。故將急仕。層出翻駁。誘令孟子深入。將謂一句。跌轉直破。孟子難仕之義。令其無可轉身處矣。孰意被孟子點出道字。仍復如神龍施。嬋不可捉。揭急仕難仕。本是一意。霄自打作兩橛耳。吳因之曰。彭更以為泰。指指無功說。至無事而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孟子以為非泰。指指有功說。至入孝出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然彭更復以為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志。本不在食。要亦不必食也。總是不欲食。士意。孟子則以為但宜論其功。不宜論其志。

君子所以難仕也。○蒙引由前段出。疆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之急於仕也。如此由後段又惡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

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通考吳氏程曰。直戀反。合正其音。更作張戀反。與傳車之傳同。毛晃收入。杜戀反。內訓遞殊附會。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

為泰。陋矣。

安得以志而掩功也。總是不可不食意。須知末二節即申士無事兩節意。非判然兩層。要之通章大旨。只是主有大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一言以蔽之矣。○賽合註曰。後車三句雖泛言。其實暗指孟子。非其道四句當抑揚看車舜一邊。

之意在當時邪說橫行。幾把先王的道理決裂殆盡。故欲守之以等待後之君子。煞有關邪衛正工夫。孟子實替自任。○困勉錄曰。守正所以為待無兩意。

翼註曰。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四書脈曰。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問他。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日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

無所留。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

輿人車工也。新安陳氏曰。傳先王之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王之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

通考。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存疑。先王之道。廣矣大矣。獨言孝弟者。孝弟人道之本也。觀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可見守先王之道。雖承上入。則孝出。則弟說。又須說得寬。蒙引曰。如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是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

音嗣下同

吳因之曰。且子食志乎。至曰否。主意只要引到子非食志。食功二句耳。然非食志。食功二句。又只是申明子何以其志為哉。二句意見。平日本是論功不論志。安得待士乃論志。不論功耶。
呂晚村曰。此與素餐章同意。但彭更多一番巧辨。食功食志之說。展轉支吾。孟子亦隨難隨解。且縱且奪耳。聖賢無

求食之志。而有可以得食之功。然孟子於答彭更。只自推明其可以得食之功。略不辨其無求食之志者。此固不足辨也。若可以得食之功。則又有二。使吾道不行。澤被生民。而享天下之奉。雖彭更亦以為宜。惟道不行而傳食諸侯。則以為無事而不可耳。然不知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其功不在禹下。區區傳食。豈以為泰。特論功至此。則已是聖賢大無聊事。感慨係之矣。
四書脈曰。此行王政。就征伐上言。○翼註曰。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為。欲削平亂略。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
四書釋地曰。漢地理志。滕封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音嗣之。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為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雙峯饒氏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從者。則以為無事而食。如王子墊問士何事。不素餐。分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

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是先王之澤未泯。○新安陳氏曰。此章當與盡心上。不素餐。兮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縱未能為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絕學。而為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為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為人上者。不當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以觀人。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貪饕者。皆得食矣。食功而不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吾道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曰。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三十一世為齊所滅。杜氏釋例文王子錯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水經注並同。竹書紀年於越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繫之。赧王二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其遠。集註於宋初王時。即曰嘗滅滕。似乎大驟。只當曰宋君偃立十一年。自稱王。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云。困勉錄曰。呂東萊云。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如狄以開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開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丘。齊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所以養其亂也。觀此則

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附趙注曰問宋當如齊楚何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湯之憫葛伯何等用心真天地不棄一物之念

困勉錄曰匹夫匹婦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無明文而說約直解寡合註則俱主童子之父母說○份按匹夫匹婦可指童子父母說亦可卽指童子說蓋童子亦可云匹夫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

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成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

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

虺許偉反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宋子曰書所謂葛伯仇餉

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

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也帶匹婦言者古人文法不拘泥也。

賽合註曰湯始征二句本其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重十一征句無敵於天下且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又曰為匹夫匹婦復讎曰不止不變曰誅君弔民皆湯王政處故四海之內望以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賽合註曰曰綏士女曰救民水火曰取其殘皆是武王行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

通考趙氏惠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

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韋不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餘已見桀又尚書云遂伐三股凡六伐餘無可考

反前篇新安陳氏曰此湯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王政處故四海之內皆望武之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音成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

說統曰引太誓只重則取於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也

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淺說其士女皆籠厥玄黃以迎武王之師且曰吾紹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休也於是皆臣附于大邑周焉。○蒙引大註紹繼也猶言事也紹何以爲事蓋向日事商則繼事周矣。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

說統曰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煞他那小字。○賽合註曰此節正是辨其不得爲王政。乃歸重處。全無勉宋意。四海對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爲君對上伐字看。言宋特不行王政。如湯武王云爾。苟真心實意是伐罪弔民而行王政。如湯時雨之師。如武水火之救。則四海之內。翹首企踵。如夏民無罰之望。如殷民見休之想。願奉爲其主。齊楚雖大。又何足畏哉。惜宋不能然也。四書脉曰此章主意。只在不行

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

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

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

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尹氏說盡後世爲國而不自彊。但以彊大爲畏者之病。誠能反是道而求之於已。則知仁者之果無敵。而帝王之道是誠在我而

行王政云爾一句勿以末節為望宋行仁。○困勉錄曰雖說宋不行王政亦是以望之然口氣內則無此意又曰看來此章與取燕章俱要見不畏人意。

說統曰設喻以起下文專與久兩意並重又曰下文一薛居州且不能專矣何論久也。四書釋地曰炳燭齋隨筆云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註云莊嶽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案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

孟子卷之六

已。○問趙氏註脩德無小暴慢無彊晁補之曰脩德無小能脩德則小可大暴慢無彊遇脩德則彊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

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曰

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

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灌也齊齊

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

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南軒張氏曰眾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

敗類一君子而遇眾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

格君之任有孟子而戴不勝不能知也尚何望焉○

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待取辨於一

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

集於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

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

趨事赴功而已哉○雲峯胡氏曰此篇言宋事者三

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什一去

莊哀六年戰于莊即此莊也。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子欲即此嶽也蓋齊齊城內街里之名此繫經典正文疏家全不引之足見其疏余謂朱子言疏乃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書不似疏益為信然。

子獨見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也。附蒙引味謂字及使之字疑居州是不勝所引拔也。○味孟子此意蓋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於國者故孟子告以此欲其旁招羣彥使忠賢畢集庶其成正君之功非徒責其薦居州無益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附蒙

引古者不為臣不見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然雖不為臣苟君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淪於汗賤必俟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是數節相承之意不可泥總註而界然分為三意全不相屬也

困勉錄曰蒙引謂不可泥總註果然分為三意此非以分為三意為不是也蓋欲以三意相承說耳蓋總註是撮大意講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

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

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慶源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二君屈已求

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附通義仁山金氏曰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困勉錄曰：蒙引云：一說當時陽貨若不瞰其亡而先加禮焉，孔子豈有暇亡往拜而不見之也耶？言一定見之也。按賽合註謂此說牽強極甚，蓋饋孔子豚，便是先來加禮了，此不是假設之詞。

孟子大全 卷之六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

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

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

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

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

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慶源輔氏曰：陽

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彜不可矜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焉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附存疑：孔子矚亡往拜

吳因之曰：脅肩節講三子之言處，先要說得鄭重，須陰深惡痛絕之意。雖然言表則下文由是觀之云云，方有情蓋下文語意全在上文種根。此等處全要理會。○姚承菴曰：脅肩諂笑，欲得權豪之心，費多少精神打點，故曰病于夏畦。未同而言者，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其見於詞色，當時即見王侯者大抵皆是此狀。○龔註曰：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趨權勢者又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明知可恥而明自蹈，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困勉錄曰：吳因之謂不曰所

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

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音體諂笑，強上聲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

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

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

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去聲之之

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三子之所養可知必

孟子大全 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守而曰所養知非以氣節為高者也。按因之為此說者。蓋欲以曾子子路與段干木泄柳對看也。不知段干木泄柳亦可謂有所養。但其所養有不同耳。况此節只重在不淪於汙賤。正不必如此說。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亦俱無此說。○賽合註曰。一說由是觀之。二句當推開。本文原是君子之所養。不是二子之所養。當與君子亦仁而已矣。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之君子。一例暗作自負說。此說雖通。然與註背。只從註為當。○四書脈曰。所養就持身正大。立心光明。言不肯往見意補在後。

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

見是苟賤以求合與脅有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報報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

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

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太剛則至於絕物太柔者則至於喪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必矚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孟子前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後述曾路之所言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明聖人之用中。然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慶源輔氏曰。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也。差以

毫釐則失之矣。干木泄柳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曾子子路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之中正者。故淪於汙賤而可恥。此君子之行已所以戰戰兢兢而唯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與其汙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木泄柳猶為獨者也。○雙峯饒氏曰。觀陽貨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子路之言則不特不可往見。雖平交之人亦不可強與之言。蓋物不可以苟合。○雲峯胡氏曰。士尚志傷於迫切者。量雖未洪。猶不失為志之高。淪於汙賤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說統曰。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

音之稅也已止也。古音。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日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

不務哉○慶源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自新矣○新安陳氏曰請輕之如減日攘為中月攘不知其非義不智也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通旨朱氏公遷曰語年餓用不足章什一去關市之征章及言賦稅皆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徽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

翼註曰天下之生久矣如云自有生民以來非一日矣兩一字見循環意惟治亂循環則撥亂而反治者責在聖賢所以予不得已也○份按註

反覆相尋。雲峯胡氏則謂是氣化人事之反覆相尋。徽菴程氏則謂是氣化之盛衰反覆相尋。人事之得失反覆相尋。當以程氏之說為長。○氣化之所以盛衰以人事有得失也。而人事之所以得失以氣化有盛衰也。二者源不相離。今試思三代而下。孰為氣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者。孰為人事之得失而不關氣化者。孰為因氣化之盛衰而人事方有得失者。孰為因人事之得失而氣化方有盛衰者。雖強欲分之。而有不可得者矣。雲峯及蒙引困勉錄之說。皆不盡然也。○惟洪水之災。乃自洪荒以來未能平治者。似止由於氣化。然自堯以前。人皆無治水之策。則亦未嘗

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雲峯胡氏曰。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蒙引朱子作李忠定公奏議後序云。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所謂感於人事之變者。自人事得失言也。所謂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者。自氣化盛衰言也。○存疑小註輔氏說堯之亂。純是氣化。孔孟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

不可謂人事之不脩也。存疑所論極是。

呂晚村曰。山川崩洄。日月薄蝕。若以數言之。皆是常理常度耳。然帝王正說不得是常理常度。以轉移氣數之責在帝王。天人感應之由。在帝王予不得已。無可推也。彼必援引堯湯之水旱。而謂天變不足畏者。非愚即諛。凡小儒偶得曆占之術。而未聞聖道。鮮不墮此義也。○困勉錄曰。警余二字。雖不可謂不重。然只要見洪水之為害大。不重聖人之懼災上。此誤本。雲峯胡氏又曰。大抵因當時人只知道堯時有洪水。而不知泆水之名。故又著泆水者。洪水也。一

人事未脩。是未嘗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實未嘗無。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泆水警余。泆水者。洪水也。音

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泆水。泆。胡貢反。

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

○雲峯胡氏曰。自開闢至於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徵也。泆水。繫乎氣化。而日警余。未嘗不反。

句不然則只引洛水警余一
句足矣。○份按困勉錄所云
是引書正解。然呂說亦精故
錄之。

四書釋地又續曰。朱子語類
禹貢曰。禹治水乃是自下而
上。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
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
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
泄未得上。當愈甚。是其治水
如此。又曰。禹治水。先就土低
處用工。又曰。禹只是先從低
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
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不
覺觸悟。禹掘地而注之海。正
所謂下面之水盡殺也。在所
先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則所謂上面之水漸淺。在
所後。禹當日治水方略等閒
爲孟子拈出。後人治水專與

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
一亂卽轉而爲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旣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
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
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慶

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
相爲多寡。蓋同稟於氣。故也。繁氣盛則正氣衰。正氣
多則繁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
○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
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附通義。仁山金氏曰。
亡父桐陽散翁曰。洪水滔天。多是潦降水生之時。而

此三言相反。○四書釋地續
曰。顧景范說禹貢九水。黑弱
二水自荒裔之川。渭水止在
雍。洛水止在豫。濟水則滅沒
難明。當在闕疑之列。迄今其
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
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言水
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
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預爲
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范不
魯笑。

堯舜旣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
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

龍句非也。險阻註中明指屬水之汜。豈得屬之。驅蛇龍句乎。又按鳥獸即指蛇龍之類。存疑謂下只曰水由地中行。不及蛇龍者亦非也。呂晚村曰。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慶源謂以類數至紂而大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與虎豹犀象之害。此說亦似大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數。止於此也。只將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時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生躋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

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

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雙峯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蒙引。由堯舜至於湯亦五百有餘年。而湯實伐夏救民。是亦反一亂而為一治者。孟子何故畧之。曰。據湯盛德實不在武王下。然桀之亂。不如紂之甚。而湯靖難之功亦止一舉。而大事定。悉數之。不過什一征耳。此於禹之治洪水。武王周公之誅紂伐奄。驅飛廉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其勞實數倍也。故畧之。舉其甚者言。蓋亦偶然無意於抑之也。○邪說暴行又作上文云云。全指在上人為亂首者。此句通上下而言。暴行不止。謂上文云云也。如此說。又字方有歸着。不然又字無安頓了。○唐高宗欲廢立后。許敬宗倡為田舍翁多收十斛麥之說。以贊之。

而為欲夸張武周。故且置湯尹也。

然後廢立始成。王安石將行新法。以罔民利。必假周禮以文之。自古及今。大抵皆有暴行。必有邪說。以文之。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

鄒晉昭曰。奄字書作奄。鄒古通用。衣檢衣廉二反。

說文衣檢反。註。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

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

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慶源輔氏曰此

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舉書言文王武王謀謨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大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爲也無缺爲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僞禁邪正隱之法無一之或墮夫然後可以爲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附蒙引引書以明一治之功如此其勝也不可依近時說天下大悅是治功大慰於當時書曰云云是治法垂於後世作兩意看非也○存疑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云云只是說上文戡亂之功○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淺說周公相武王不特爲民除害以得天下之悅

份按蒙存之說與淺說不同蒙存本是正解然淺說亦可備一說故並錄之

而已想其民害掃除天下一統必有大制作以致天下之大治也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制治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佑啓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亦大矣當時太平之盛何如哉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

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爲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四書象訓曰孔子懼懼上篡弑之禍不可長也此皆由天子之事不明以至於此故作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

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新安倪氏曰書臯陶謨篇

云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

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

而為後世法也○惇典之惇集註避宋光宗諱而以厚字代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

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

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

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通考吳氏程曰

春秋以明天子之事○賽合註曰此節重春秋天子之事句正見其寓王法以誅亂賊而為治處孟子引知我罪我之辭只以明春秋天子之事而誅亂賊意已包在天子之事內矣○困勉錄曰翼註謂新說天子之事不作託南面之權說只是還大權於天子意最愛即高中玄之意然所謂還大權所謂尊周室者如何還之如何尊之亦仍是託南面之權矣又曰夫子之託南面與伊周之放攝同一例也且又只明其事而已未嘗行其事也雖託何傷

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遏人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戚其不得肆欲

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舉其統體言孟子即其一事言附蒙引要看

是故二字下兩句都要粘着天子之事一句說○存疑是故字要說有着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

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僭也知之者君

子也罪之者小人也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

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

緣使懼恐未足以為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

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

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

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矣○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功曰此一治也萬世之治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雖不能與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者也通旨朱氏公遷曰思無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及此節總論一經之旨孔子之論詩是欲人知其要孟子之論春秋是欲人知其義王者迹熄一章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法世衰道微一節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又如孟子春秋無義戰之云亦總論一經之旨是又專主征伐而言者也附蒙引朱子說一治只云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而不及亂賊懼語錄又云非

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此正與集註一般當如何分豁曰集註及語錄與孟子自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俱一般何也亂臣賊子豈謂當時亂臣賊子耶是自有春秋之後底亂臣賊子懼也豈非致治之法垂於後世也耶蓋是誅其既死者以警其將來者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說約曰此條照達說在獸也分上只斷楊墨是禽獸下即言禽獸之害大能食人也公明儀幾句起下不承上人將相食流毒轉轉遂使無父無君之害哉賊無窮世道大壞矣後率獸獸字即是禽獸也獸字實指楊墨不是空說說統曰是禽獸也截上斥楊墨立教之非下著楊墨為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橫議一句

為綱以為我兼愛四字為案以無父無君四字為斷以禽獸二句為結局又曰聖王不作二句相通說下原橫議之由以主持道統者無其人耳又曰不息則不著正見得彼此勝負閒不容髮處邪說誣民二句即是申解上二句意玩是字自明○賽合註曰由孔子來至於今聖王不作故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無以維世教而處士橫議○困勉錄曰無父無君猶未至於弑父與君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則弑父與君亦有之矣又曰註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此二句只貼得一獸字而大亂將起一句則總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二句玩達說自明淺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 率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

扶又反

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

墨子愛無差

楚宜反

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

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

義見

形旬反

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

雲峯胡氏曰不中則曰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

橫議不正則曰邪說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

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一亂也

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些子

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

說以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二句貼率獸食人而大亂將起一句貼人將相食殊謬又曰自楊墨之道不息四句只承上無父無君說以起下食人此四句未便是食人○翼註曰孔子之道即作春秋以正君父之倫者故因楊墨而不著

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為己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疏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俚俚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清

說叢顧涇陽曰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

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聞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於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無君無父則人道滅絕又將視弑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是則人而反與禽獸無異也故引公明儀之說以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安於戕賊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與公明儀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類矣楊墨之道不息則邪說誣民孔子之道不著則充塞仁義也此四句只是說天理人欲不並立而已所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者是解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兩句也以徧滿字解充字以妨字解塞字但不曾解誣民兩字耳其實謂邪說誣罔天下之人其勢至於充塞室塞人心固有之仁義使不能發也夫仁義具於人心而為邪說所誣而充塞之使不能達於外况能擴充之以全

氏之仁至其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為之是甚麼樣慈悲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甚麼樣清淨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兜攬然故曰惡紫之奪朱惡鄭之亂雅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為我兼愛之能奪吾仁義亦若是耳

翼註曰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害事者無父無君之一

其量乎○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疏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雙峯饒氏曰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人又將相食矣通旨朱氏公遷曰聖賢闢之以義孟子之時楊墨二家最為害道其次則有兵家農家縱橫家及貨殖之徒各專一業以聾瞽天下大抵惑入心者莫如兼愛為我快君心者莫如強兵富國而皆足以重斯世之禍也故深闢之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端。害政者無父無君之大端也。害則俱害。不分先後。又曰。閑距放三字相映。譬如賊自外侵。須防守家當。此是閑因拒敵驅逐。此賊是距放。距放正所以閑也。欲閑故距放。距放故不得作。○徐自溟曰。邪說自古有之。自堯舜既沒。夏商間邪說暴行。春秋時邪說暴行。孟子時邪說又大作。而為政行矣。暴行在心上。顯肆其邪。而政行則在心上。陰溺於邪。生心而政事之行處皆害。正其行之說也。○賽合註曰。作於上須云。設使不為之距與放。而使二子之說行。則人心惑於為我兼愛之說。而作於其心矣。作心字為主。害事害政皆本於心來。又曰。三箇作字不同。一指天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西山真氏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雙峯饒氏曰。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是害於其政了。

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雲峯胡氏曰。前云此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此云是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夫子同。附淺說。吾為此懼。思欲閑先

下言一是心溺於為我兼愛之說。二是事偏於為我兼愛之行。○四書原曰。味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語。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辯。不指生心四句。○困勉錄曰。雙峰以無父無君。貼事以率獸食人。貼政。看來未是。蓋其始有無父無君之事。亦有無父無君之政。其終也有食人相食之政。亦有食人相食之事。不分應為是。又曰。鄉原章。只在乎反經。而此章說閑先聖之道。專在乎距放。蓋此章為好辯發也。○份按。歐陽子本論所謂。捐其本以勝之者。鄉原章。君子反經之說也。韓子原道所謂。不塞不流。其人火其書者。此章不息不著。距楊墨放淫辭之說也。

聖仁義之道。於是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起於世。以惑人。蓋此邪說。若作於其心。而心為所蔽。以陷於一偏。則害於其事。既害於其事。則害於其政。○存疑。距楊墨。放淫辭。歸於使邪說者不得作。蓋邪說。即楊墨之說。淫辭。即其說之浩瀚。放蕩也。○蒙引。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二作字不同。雖皆訓為起。然不得作。謂不得復起於世。以惑人也。作於其心。心惑於兼愛為我之說也。○害於事。害於政。二處先後。不必深為之說。若自有深義。朱子當先為之解矣。大抵害於其政者。亦能害於其事。害於其事者。亦能害於其政。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

此當時之蓋。楊氏為去聲。下同。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就異端言。蓋。楊氏為去聲。下同。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

卿斯自以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為不如非

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問墨氏兼愛疑於仁

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雙峯饒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亦各有意前言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小節都壞了通考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楊氏與曰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子道絕又曰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

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愚按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何復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又曰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似是而非與夫大亂真者矣因并附焉通旨朱氏公遷曰禹周公孔子以事功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份按此節是結上三聖之事以起下我亦欲云云以承三聖意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西山真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存疑前既歷敘三聖之事以已繼之至昔者禹抑洪水兩條又是總舉上文之意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也

說見

形句反下解見音同

上篇承當也

雙峯饒氏曰孟子所以引戎狄荆舒者以楊墨

乃夷狄之教也附蒙引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在所膺者也不連上意

吳因之曰自我亦欲正人心至承三聖一氣相連勿斷以承三聖謂已拯入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下之陷溺一

般蓋把三聖形出自己維世的意思非謂繼往承先如予私淑諸人語意也○困勉錄曰因之謂據蒙引云正人心以息邪說蓋以正人心作息邪說之本也然據本文口氣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因為正人心故欲於邪說息之於誠行距之於淫辭放之蓋上文仁義充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意在正人心故欲息邪距放淫此正前後相應處觀此則息邪距放淫為正人心而設彰彰明矣按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

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

君子孰能真知其所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朱子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籠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

蒙引與大全是論道理如此若孟子此章本為好辯而發其意自歸重在息距放也因之發得極透淺說謂正人心四者當平說下亦因大全蒙引而失之也不知大全蒙引只是論理之詞也○份按註云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云云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正是以息距放為主蓋人心之所以不正者由於邪說之橫流故息距放乃所以正人心吳因之困勉錄所云殊得集註之旨○或問云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即註邪說橫流害人心術之意其上文謂人心不正而邪說乘閒得入乃又在其前探本言之須善看

功於後世耳○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閒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入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慶源輔氏曰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問邪說詖行如何分雙峯饒氏曰說既邪辟其行必偏詖其辭愈見淫蕩詖

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放者放廢距絕○雲峯胡氏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弑皆災禍之害入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通考雙峯饒氏曰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為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三如此反覆說了則又到此以三段總結前面以予不得已一句起頭後以予不得已一句結合既而又繳上不得已去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孟子以闢異端自任附蒙引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四句亦有序蓋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閒而入邪說既入行亦隨而詖矣詖行既行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篇說話文字故云云○孟子知言先淫辭後邪說此則先邪說後淫辭者何也曰說短而辭長故淫辭居後

方孟旋曰。孟子非懼已之力。孤又望人之口舌以闢之。只是引天下之人。共為聖人之徒。見三聖之道。人人可承。無非正人心意也。○困勉錄曰。翼註云。註中發公其責於人。之意最好。又一說不重公其責於人。只以徒字應上節承字。而足其意耳。按。賽合註謂此節亦是足上意。蓋能言而距楊墨。善於人且有厚望。况身任其責而忍自諉。亦明已之不吝不辯也。此即翼註後一說之意也。看來還只是公其責於人之意。○份按說。叢云。能言節註最好。言當此之時。能言距楊墨三字的人。即是此心有主張。即此是其心之正。是即聖人之徒。此是憐憫屬望於處士橫議之日。正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扶又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慶源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則真可謂以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天下。使天下人人存此心。則異端之說將無所容。而聖人之道不復有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王道為心。庶幾生

不必看得太深。愚觀存疑云。能言距楊墨。謂其能立言距楊墨也。翼註云。能言距楊墨者。是以言而距楊墨。非但言此距楊墨三字也。當以存疑翼註為長。

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朱子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纔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恕。這便與做賊之黨。○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新安陳氏曰。如解攻乎異端。為攻擊。閑先聖之道。為閑習。皆是不必攻討之說。○存疑。能言距楊墨。謂能立言距楊墨也。故曰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尹

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

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

度待洛聖賢之心也

程子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

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於是也○朱子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是天
地有缺齷處得聖賢出來補教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之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後世孔子曰予欲無

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為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孚故也至

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况於外人則其闢

楊墨烏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辯蓋有大不得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尤以能言距楊墨

望凡為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

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

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

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

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

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四書脈曰居於陵是廉其居三日以下是廉其食將取也
○四書釋地續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酈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仰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仰泉口即其家於陵非也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白在今濰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云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丘縣清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幾二百里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空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鳥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螬螬音齊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簿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

也充推而滿之也操上聲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

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

世然後可以為廉耳慶源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上之傷廉者必多有之

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附存疑仲子惡能廉非謂其不廉也如仲子之所欲廉非人之所能雖仲子亦莫之能也仲子既不能亦不得為廉矣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音干上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

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

翼註曰細玩孟子此章俱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黃泉之為潔此文字最巧最深處

翼註曰伯夷之所築樹不拘伯夷只是所從來者義盜跖亦然若律聖賢中正之廉亦不必問所從來但就仲子刻

苦立意故責之如此。○說統曰此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字不可混。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邊。

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蒙引大註仲子未免居室食粟一句貼在本

文下飲黃泉二句內。○伯夷之所築二句言未知其果合義與否。若合義便是伯夷所築不義便是盜跖所築不要泥伯夷盜跖字。○以仲子之廉孟子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所築所食或為盜跖之食與日明其所居所食之不能義於其兄之室兄之食也。但含意不露下文方盡發此意。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 纊音盧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

惡用是覩覩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覩覩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 辟音避 頻與顙同 顙與

蹙同子六反 惡平聲 覩魚乙反 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

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覩覩鵝聲也頻顙而言以其

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淺說是何傷於義哉 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

之也曰是亦不義也何以言之仲子齊之世家也云云出而哇之夫母之食兄之室本無不義也而仲子乃以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安得為義於母之食於陵所居之室安得為義於兄之室既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義之類耳於此既不食不居於彼亦宜不食不居也仲子

以母則不食云云○蒙引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孟子此數語非為仲子敘世家也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兄之室為可居也○是覬覬之肉也是其兄譏之之言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聲平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

說約曰欲充其操亦惟并不可居於陵而食妻之食然後可然斷斷不能矣

份按說統謂此章不是責他廢母兄之倫困勉錄謂圈外註及大全責仲子廢人倫諸條俱屬此章實意愚謂經文明以辟兄離母責之何得謂廢人倫是實意且居于於陵而食妻所易之粟有何不義而孟子以為是亦不義之類者正為其辟兄離母以母兄之居食為不義耳則從廢人倫立說乃中肯綮也

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蒙引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即是上文充

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之意○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為三才無人則天地亦不能以自立矣人之所以為

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朱子曰

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

知之矣。○問溫公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室故以為不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曰仲子齊世家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閒豈可以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所誅而不以赦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閒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為清不知廢大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愈於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為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為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慶源輔氏曰以神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

份按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築所樹三句原文作若問所從來則織屨辟糴以易之室與粟又安知其所從來之非義更覺分明

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况如匡章者既稱仲子為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又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為蚘而後能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蚘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雙峯饒氏曰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居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築所樹如諸侯之取人猶禦然既交以道接以禮則孔子受之矣。○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妻子為輕。仲子反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矜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其人。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經註三廉字當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

孟子卷之六
三
仲子未得為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為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為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字附存疑夫廉者有分辨之謂辭受取予有義存焉辨其孰為義而受孰為非義而不受此有分辨乃謂之廉也故以孔子之大聖受食於列國孟子之大賢受食於齊梁皆不為貪有義存焉故也仲子以兄之祿與室出於君之待士者皆以為不義而不之受是不知聖賢之義專以不受者為潔乃刻意行怪者之所為過中失正之甚不惟於聖賢之道有所未合充其類於人情理勢實不可行不惟人所不能雖仲子亦自有不能者故孟子推類而言之使其理屈詞窮反已深思而得所謂義者自有在也○孟子闢陳仲子皆是閑聖道闢邪說正人心處與距楊墨闢許行同意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

